

言情小说系列

柔情杀手

银莉莱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爱情地久系列

柔情杀手

银莉莱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爱情地久系列

柔情杀手

银莉莱 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:7 字数:140 千字

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—3000 册

ISBN7-204-03281-X/1·603

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温暖的四月已悄悄来临，日光洒进屋里，带来一丝丝的暖意。

梅玉莲倚着窗牖，站在这掬春光中，想化去心底渐升的寒意，她轻咳几声，颤抖的双手急忙攀着窗扇，试着支撑住身子，她无奈而感伤地摇摇头，她恐怕是不行了。

“小姐，怎么起床了？”

一名瘦矮的妇人抱着个小女孩从门口进来，见梅玉莲气若游丝的站在窗前，不由得责备了几句。

“小姐，你身子不好，就别下床。”王妈放下女孩儿，急忙过来扶她。

梅玉莲转过身，苍白的脸扯出虚弱的笑意。“不打紧。”她干涩如枯草般的秀发披在两旁，一袭青衣更显出她的憔悴羸弱。

小女孩跑到母亲身前，抱住她的腿。“娘，你的病好了吗？”她稚声地问。

“好多了。”梅玉莲微笑，她宠爱地摸摸女儿的头顶。

玉妈一阵鼻酸，急忙侧过身去拭泪。

“惜儿，去院子玩，娘有话和王妈说。”梅玉莲慈爱地摸着女儿红通通的脸蛋。“听话。”

商惜儿仰头看着娘亲，不舍地松开手。“惜儿听话。”她顿了一下，才转身跑出去。

梅玉莲轻叹一声。“这孩子愈是懂事乖巧，就愈让我心疼，若不是放心不下她，我早就撒手人世了。”

“小姐，快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，您还是快回床上歇着吧！”王妈举步向前，挽扶着她。

“不用了。”梅玉莲摇头，她望着在院子里追蝴蝶的女儿。“我想在我咽下最后一口气前，好好地享受一下阳光，只是连这炽热的太阳也无法赶走我身上的寒意——”

“小姐——”

梅玉莲举起右手，阻止想说话的王妈。“就让我说完吧！我的时间不多了，这几天老想起以前的事，我想我的日子也快

到了……”她重重地咳了几声，急忙拿出手绢掩住口。

“小姐！”王妈急急地拉了张椅子。“您说什么王妈都听，至少先坐下吧！”她落下泪来。

梅玉莲虚弱不堪地瘫在椅子上，她低头瞧着自己三寸的小脚，不由得露出一抹讥诮，那代表着富贵荣华的小脚，如今连她这病弱的身子也撑不住。

她握着王妈的手，说道：“王妈，别哭，这一天早晚都要来的，我可不喜欢人家哭哭啼啼的。”

“是，小姐。”王妈拭去脸上的泪水。

沉默半晌，梅玉莲又道：“你还记得我前几天要你送封信给秋菊吗？”

“当然记得。”王妈颌首。

秋菊是梅玉莲以前的贴身奴婢，两人情同姊妹，秋菊这名字还是梅玉莲亲自取的，并替她冠上“梅”姓，由此便可知两人情深意重。

“原本我是不想麻烦秋菊的，我知道她在罗家也不好过，但除了她，我实在找不到可以依托的人。”她轻咳一声，觉得愈来愈冷。“我死后带惜儿去找秋菊，务必请她照顾惜儿。”

“小姐——”王妈哽咽一声，泪水落下。“我可以带惜儿小姐，虽然日子过得不是很好，但就算做牛做马我也不会让她挨饿。”

梅玉莲握着她的手。“王妈，我知道你疼惜儿，但我不能这么自私，你跟着咱们家这么多年，我却让你跟着我受苦，我不能再——”

“小姐别这么说，是王妈心甘情愿的。”

她摇头，“你也该过几年好日子，享享清福，这件事就别再同我争了。”她又咳了几声。

王妈眨回泪水，“是，小姐。”

“今天是我 and 秋菊约定的日子，原本我是想亲自去，但这不中用的身子恐怕是不行了。”她搓搓手臂，寒意不住地扩大。“你到我枕头下拿个小盒子出来。”

王妈转身到床边拿了个小盒子过来，梅玉莲颤抖地打开木筐，里头放了几件首饰。

“这是我藏起来的，否则早被兄长拿去赌光了。当我屡劝他戒赌，而他置若罔闻时，我就知道家产早晚会被他败尽，于是我私下藏了一些。

“不用了。”梅玉莲摇头，阻止想离开的王好。“我的病我自己最清楚，不用浪费这些钱。”

“小姐——”王妈跪了下来。

“王妈，别这样，快起来。”她咳道，却无力气扶王妈起身。

“我知道你不稀罕这些，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就收下吧。”

“小姐——”王妈痛哭失声。

梅玉莲重喘。“快起来。”

王妈察觉梅玉莲的异样，她惊道：“小姐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没事。”她喘口气，‘累了。’

“我扶您到床上歇着。”她搀着梅玉莲倚在床上，感觉小姐的身子不停颤着，令她哽泣不已，她知道这代表小姐比以前还要虚弱。

梅玉莲将盒子交予她。“收下，王妈，这是我最后的心愿了。”

王妈颤抖地接过盒子，脸上已老泪纵横。

“别哭了。”梅玉莲拍拍她的手。“等会儿就带惜儿走，我不想让惜儿看着我死去，这孩子太敏感了。这些年家里接二连三出事，也没能让她过几天好日子，反倒是害苦了她。”

王好拭去泪水。“老奴送走惜儿小姐，就立刻来陪您。”

她疲倦地点头。“叫惜儿进来，我有话同她说。”她要见女儿最后一面。

惜儿跑到她床前。“王妈说娘要多笑，多笑身体就会好了。”

“娘很开心。”她抚着女儿的发丝。

“那你的病什么时候好？”惜儿仰着头认真的问。

“快了。”梅玉莲忍不住眼眶泛红。“惜好乖。”

王妈饮泣一声，转身拭泪。

“坐到娘腿上。”她已没力再抱女儿了。

“嗯。”惜儿高兴地爬到母亲腿上，依偎在她胸前。

“娘过几天再去。”梅玉莲撒谎。

“那惜儿和娘一起去。”

“不行。”她咳了一下。“惜儿先和王妈一起去，惜儿听话。”

惜儿垂首，闷声道：“我要和娘一起。”

“惜儿。”她叹口气。“你要乖乖听话。”

“惜儿听话，惜儿要和娘一起。”惜儿固执地道。

梅玉莲落下泪来，她可怜的孩子。

惜儿急急拭去线新脸上的泪。“娘，恹儿听话，你别哭，别哭了。

梅玉莲紧抱着她，将她压在胸前，泪水不断淌下面颊，她可以坦然面对死亡，但她无法入下她的孩子。

王妈哽咽着，梅玉莲无法压抑地咳着，惜儿心慌地拍着母亲的背。“娘——”

“惜儿……咳……听娘的话，和王妈……咳……去找梅姨……”

惜儿没有回话，只是嘬嘴。

“惜儿……咳……”

“为什么要去那儿？”她摇晃着小脑袋。

“只是去那儿玩玩，晚上就回来。”梅玉莲哄道。

“我不想去，”她噘嘟嘴，抱紧母亲。

梅玉莲愈咳愈严重，她祈求老天多给她一些时间。

“娘……”惜儿被吓住。

“小姐。”王妈急忙来到身前。

“我……没事。”梅玉莲重喘着。“带惜儿出去，。她觉得

快喘不过气来。

王妈拉开惜儿。“让你娘休息。”

惜爬下床，感到不安，她急道：“惜儿听话，和王妈去梅姨那，娘要快点好起来。”她以为是不听话，娘才又开始咳嗽。

梅玉莲微笑。“惜儿乖。”

惜儿这才不舍地跑出房，王妈立刻让小姐躺好，梅玉莲才闭上双眼。

“小姐……”王妈止不住决堤的泪水。

“别哭。”她虚弱地睁开眼。“别告诉惜儿，就说我……”她的声音愈来愈小，“睡了。”

她的手已停止颤抖，她知道时候到了，她侧头望向窗外，看着女儿的身影沐浴在四月的阳光下，她露出一抹笑容，泪水滑落眼角，她慢慢合上双眼……

四月的阳光再也温暖不了她冰冷的身躯。

*

*

*

梅秋菊站在后门着急地张望，一旁的罗炎静静地立在母亲身边。梅秋菊看看天色，绞紧双手。

“都正午了，怎么还不见小姐？”她忧心忡忡地说。

三天前，小姐托王妈拿了张纸签给她，说好今天正午要来的，怎么都过了一刻钟，还不见踪影，该不会路上出了什么事吧！

她拭去额际下滑的汗，觉得有些头晕，这正午的阳光还真是毒辣。”

罗炎感觉母亲的异样，关心地注视她，梅秋菊微笑。“娘很好。”每次看着十二岁大的儿子，就让她既欣慰又难过。

欣慰的是他比一般小孩懂事，但难过的却也是这点，在罗府他们母子俩和仆人没什么差别，在这种环境下，才会使儿子比其他同龄小孩更像个大人。

她叹口气，思绪飘回十三年前，当年她原是梅府里一名丫环，本以为她会一辈子侍奉待她情同姊妹的玉莲小姐，但命运却狠狠地摆了她一道。

她还记得那是三月发生的事，梅少爷带了一大票朋友回来，通宵达旦地玩乐，玉莲小姐还为此生气良久，她总说少爷交的尽是酒肉朋友，每日吃喝嫖赌，看了就令人生气。

一天夜晚，待小姐入睡后，她便预备回房，没想到却在廊

庖上遇着少爷的朋友，他见了她色心大起，以武力逼她就范……梅秋菊绞紧双手，脸色泛白，想起这件往事，仍让她非常不舒服。

原本以为这件事会是她这辈子藏在心底的丑陋回意，但万万没想到，三个月后她发现自己怀了身孕。

小姐为此大发雷霆，直说要替她讨回公道，逼罗平雄对这事负责，否则便要告到府衙，罗平雄只好将她迎娶过门。其实，他很高兴她怀了身孕，因为他的元配夫人潘桂花嫁他至今五年不曾生下一儿半女，他很早就想娶妾，但他非常怕老婆，所以也不敢提起，正好出了这事，倒也顺了他的心意。

可是上天却了摆了她一道，没想到她嫁来没多久，夫人竟怀了身孕！她轻叹口气，无奈地苦笑。

原本夫人就对她没好感，认为是她勾引相公，千方百计想入罗府，但基于她怀了身孕，而自己本身肚皮不争气，无法为罗家传香火，因此多少顾忌着她。

但自从夫人有孕之后，对她的态度马上起了变化，成天对她吆喝去，把她当成下人一般，若不是她已习惯劳动，恐怕早禁不起夫人的折磨而流产。

梅秋菊叹口气，心想或许当初流产也未必不是件好事，炎儿至少不用跟着她受苦，虽然他是罗家的第一个孩子，但毕竟不是嫡长子，如今他在府里就像个仆人一般，她这个做娘的，连保护他的能力也没有……

马车声打断了她的思绪，她立刻展开笑脸，小姐来了！她急忙向前。

罗炎注视由马车走下来一名年约五十，骨瘦如柴的女子，她手上抱了一名小女孩。

那是罗炎第一次见到她。

女孩儿红润的脸上挂着泪滴，小手紧搂着妇人的颈项，身上是粗布短衣，不安地在妇人怀中动了动。

罗炎定定地注视她，俊秀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。

梅秋菊迎向前，叫了声：“王妈。”

王妈激动地快步向前。“秋菊。”

“小姐呢？”梅秋菊向王妈身后张望。“她不是说要来？”

王妈妈哽咽一声。“小姐她……”她从腰间抽出手巾拭泪。

“怎么了？”梅秋菊追问。

王妈痛哭失声。“死了。”

梅秋菊大惊失色，倏地一阵晕眩，她急忙攀住门柱。

罗炎走向前。“娘——”他忧心地蹙起眉头。

“我没事。”梅秋菊深吸口气，她望着王妈道：“小姐……”

王妈摇头，示意惜儿在场。

梅秋菊这才注意到王妈怀中的女娃儿，不禁掉下泪来。

“小姐的……”她哽回地说不出话来，泪水夺眶而出，她吸吸鼻子，对罗炎道：“炎儿，带小姐去玩。”

王妈将惜儿抱予罗炎，惜儿摇头，紧抓着她的衣服。“惜儿要和王妈一起。”她感觉到不寻常的气氛。

“惜儿小姐乖。”王妈安抚。

“惜儿乖，要和王妈一起。”她紧抓王妈不放。

梅秋菊对儿子说道：“抱着惜儿小姐。”

罗炎抱着惜儿往后走去年，惜儿双手拼命挥动。“王妈——”她哭叫着猛打罗炎，她感觉得出王妈要离她而去。

王妈掉泪，不忍看她。

惜儿不断哭喊。“惜儿乖，惜儿乖，王妈——”她声泪俱下。“惜儿泪俱下。”“惜儿听话，惜儿乖，娘，娘……”

王娘背对着她，泪水不断落下，惜儿的声音已渐行渐远。

“可怜的孩子。”王妈啜泣。

“小姐到底怎么了？”梅秋菊着急地抓着她的手。

“病死的，刚刚才……走的……”

“怎么会？”梅秋菊觉得她快吐了。

“秋菊你没事吧？”王妈担心道。

“没事。”她顺顺胸口。

王妈拭泪，开始叙说这些年的遭遇。“三年前姑爷去世，你也知道，姑爷是孤家寡人一个，他这一走，小姐只好回娘家住，至少生活有个着落，谁晓得回来后才发现家产都快让少爷给败光了，小姐劝他戒赌，他也不听，不久例把家产都给败光了，而且还欠了地下钱庄一大笔钱，因为还不出钱，便让人给打死了，宅子也被官府查封，小姐为了养活我们这一老一小才会积劳成疾……”她已泣不成声。

“小姐为什么不来找我？”梅秋菊哽回，这些事她一点都不知道。

“她说你在罗府也不好过，若不是她……”王好吸吸鼻子。

“……她也不会麻烦你照顾惜儿小姐，她提心带给你困扰。”王

妈瞧着秋菊一身紫色粗布衫衣，也知道她在罗不好过，毕竟罗府是有钱人家，却不见秋菊穿着绫罗绸缎，全身上下是平常百姓穿的布衣裳，一双手干裂粗糙，过的怎么会是好日子呢。

“小姐——”梅秋菊哽然，小姐是那么一个善解人意之人，为什么老天如此刻薄于她？

她深深吸口气，试着振作。“小姐在哪？我要替她办后事。”这是她唯一能做的。“这点金钱我还有，我只希望你能好好照顾惜儿小姐。她是个可怜的孩子，她还知道小姐死了，只以为小姐睡了不里她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梅秋菊黯然神伤。她何尝不是如此希望。王妈吸吸鼻子。“惜儿小姐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梅秋菊点头，惜儿就像炎儿一样，是个早熟的孩子，但那却让人心酸。

而此时，罗炎抱着不断挣扎的惜儿到后院，惜儿哭闹地捶打他。

“王妈——”她大声哭喊。

罗炎任她打哭叫，仍执着地抱紧她。

一刻钟后，惜儿抽噎着，小脸上泪水鼻涕纵横。“惜儿乖，